

我想到北京看毛主席



一之書叢藝文隊部

印編部治政區軍康西軍放解民人國中

版出月三年一五九一

一之書業藝文隊部

我想到北京看毛主席

西康軍區政治部編印

一九五一年三月出版

前言

解放前，西康各少數民族兄弟，在封建勢力和國民黨的統治下，長期的過着牛馬生活，長期掙扎在死亡的深淵裏，在我軍進入西康後，地主惡霸還百般的阻撓，用種種卑鄙手段想達到離開我軍與藏彝等各族人民關係，甚至夢想顛覆人民在西康的統治，但事實却與他們的希望相反——我軍在西康各少數民族地區，正確執行了黨的民族政策，使藏彝同等各族同胞緊緊團結在黨的周圍，我軍與各民族同胞親如兄弟。因此，他們一致歡呼：「太陽照到了我們。」

它告訴我們：要肅清大漢族主義的殘餘思想；它告訴我們：要執行黨的民族平等政策；它告訴我們：要嚴格遵守我軍三大紀律八項注意。只有這樣：才能與人民始終保持著密切聯系；才能戰勝任何困難；才能使各民族走向友愛合作的大家庭。

下面就是我軍進軍西康整整一年，與各民族同胞親如兄弟的片斷記載。

編者一九五一年二月一日於雅安

目錄

我想到北京看毛主席	吳純熙
要找劉伯承伯伯	人民戰士報
無聲的宣傳	徐廷武
毛澤東的太陽	吳純熙
真是人民的軍隊	弓愚學
紅軍的槍	吳純熙
崇化藏民熱烈愛戴解放軍	弓愚學
太陽照到了我們	慕兵
彝藏人民的歌聲	彭飛
我們見了晴天	廣 焰、純熙
越嶲見聞散記	柳明
兩件小事	楊子華

勝利的微笑……

哈兵

我愛解放軍給我的錦旗……

毛子亮

紅旗插遍涼山……

影彩

我想到北京看毛主席

吳純熙

——記我軍某部與彝民聯歡在越雋城

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九日上午，越雋（註）城外彝族的阿哈、果鷄兩族（家族）三百多人，要求謁見我軍首長，我西昌分區首長即與彝民領袖王濟民、哥幾馬打、哥幾吾齊、阿何仁李等會晤在越雋人民縣政府裏，並用誠懇與熱情的態度來接待，在賓主暢談中，我某部首長講解了共同綱領中的民族政策，人民解放軍的本質與光榮傳統。當時，王濟民、哥幾馬打等都深深感到我黨我軍對彝族同胞兄弟般的友愛。

緊接着某部即在縣府的禮堂上，開會歡迎彝族同胞。會議開始，由劉紹凱科長講話，他首先向到會的全體彝族同胞講述人民政府的政策，接着他抱歉的說：「沒有準備，招待不週，要請諸位原諒。」在彝族同志羅德華翻譯後，那「鳴」「鳴」的熱情歡呼聲此起彼落，並說：「現在都是一家人了，大家都不要客氣。」接着白彝嘿列剪打用回憶和感激的神情說：「我們知道解放軍就是以前的紅軍，紅軍從這路過時很愛護我們，所

以我們今天一道來看望人民解放軍。」

在文工隊奏完「歌頌毛澤東」「東方紅」的樂曲後，彝族同胞興奮得又歡呼又跳躍起來，能說漢語的並高聲喊着：「歡迎再來兩個。」嘿列剪打樂的自動的奏着隨身帶的樂器。這時，哥幾馬打說：「這在過去是從來沒有過的事。」並誠懇的說：「我很想到北京去看毛主席和朱總司令。」天黑了，一千多個人才戀戀不捨的分開。

註：越雋縣位於西康寧屬的北端，瀕越雋河，在大涼山的西邊城內居民都是漢人，彝民同胞皆散居於縣城四周的高山上。

要找劉伯承伯伯

——記冕寧彝族同胞熱烈歡迎解放軍人民戰士報

一、劉伯承將軍給的紅旗

五月廿一日，西康冕寧城內，來了一羣彝族同胞，求見人民解放軍的首長。領隊的叫古基嘉家，口口聲聲「要找劉伯承伯伯」。駐軍司令部的同志，回憶起十五年前，中國工農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路過西康大小涼山區，得到彝族同胞的幫助，順利通過了古閉塞的區域，完成北上抗日計劃，這一有歷史意義的故事，便立刻把這羣貴賓迎進司令部去，熱烈地招待他們。

在招待會上，嘉家和他的家人們以燃燒的熱情，述說當年劉伯承將軍和他的父親小約旦殺雞飲酒，結為兄弟，並幫助他們成立了自己的隊伍，彼此互贈禮物的故事。嘉家興奮地取出一面大紅旗來，上面寫着「中國紅軍古基支隊」八個大字——這是劉伯承將

燦爛的。在座的人們，激動得睜大了眼睛，凝視着大紅旗左上角那顆好像放射出光芒的金黃五角星。十五年了，他們還把這面光榮的旗幟保存下來！

二、在最困難的日子裏少數民族援助了中國革命

一九三五年春天，萬里長征北上抗日的中國工農紅軍，粉碎了蔣介石匪軍無數次的「追擊」「堵擊」，勝利渡過烏江、金沙江，到達西昌以北地區。中共中央軍委預定的路線，是從鹽沽翻小相嶺入越嶲，到大樹堡渡大渡河。先遣支隊司令劉伯承、政委聶榮臻兩將軍，親自帶一個團（團長楊德志）挺進到鹽沽後，根據新得到的情況判斷：去大樹堡是大路，又是主要渡口，已有大量的敵軍防守。便臨時決定改變路線：繞向西邊走，取冕寧，經大橋驛，沿小路奔襲安順場渡大渡河。爲了迷惑敵人並牽制他的兵力，乃請後續的一軍團林彪將軍派左權同志率一部隊照原定路線前進。伴攻大樹堡。以輔助安順場渡的成功。

劉、聶兩將軍在人民的歡笑聲中進入冕寧城；立即散發軍糧救濟窮苦人民，並打開監牢放出大批「政治犯」。其中有幾個彝族同胞，含着滿眶熱淚，跪在劉伯承將軍面前，磕頭致謝，像有千言萬語，等待申說。劉伯承將軍感到奇異，和他們拉話，才知道他們是黑彝首領子弟被國民黨反動政府抓來作「人質」的。

歷史上的反動統治階級，一面壓迫少數民族同胞，同時又怕他們起來反抗，便想出這個卑鄙、惡毒的「人質」辦法。這種野蠻的辦法，是從滿清一直傳留下來的，已成爲定例了。只有辛亥革命時，滇軍到過冕寧，曾經一度釋放，但不久，經過所謂討伐之後，大漢族主義者又抓回許多「人質」，恢復了這個野蠻制度。

這些無辜坐牢弟「人質」，深深感謝紅軍救了他，他們告訴劉伯承將軍：當地彝族分古基、老伍、羅洪三個支派，到安順場去必須通過他們的區域；這條路很小難走，從菩薩岡經鐵閉閉出筲箕灣一段是懸崖絕壁，路上深溝，異常險惡，太平天國石達開軍，即經此道北上，其先頭部隊已達安順場，未能渡河，而後尾即遭冕寧楊總爺由菩薩岡襲擊，以致全軍覆沒。常紅軍走到這個地區時，蔣匪幫即大肆叫囂，說紅軍將要和石達開一樣失敗，特別欺騙、麻醉彝族同胞令其與紅軍作對。劉伯承將軍聽了這番話，毫不動搖他的信念，決心衝破這天羅地網。告訴他們說：紅軍是受壓迫人們的隊伍，是少數民族的的朋友，具有嚴格的政治的軍事的紀律，北上是為了抗日；假道他們的區域，望他們回去疏通，要與紅軍作朋友，幫助紅軍。他們都一致高興答應散去，並留人領路。

次日，進到少數民族的區域，劉伯承將軍在向北進軍途中，看到情形不對，馬上告誡全體指戰員：堅決遵守黨中央的少數民族政策，不准先開槍，非到萬不得已時不准還手。剛到大橋北三十華里的海子時，就看見彝族同胞，從四面山上，大聲呼喊而來，有的並開槍阻止紅軍前進。劉伯承將軍即與聶榮臻將軍登高觀察：前面是古基寨，東面是

老伍家，西南兩面是羅洪家，紅軍已陷於四面被圍的境地，情勢非常緊急。當時，劉、聶兩將軍分了工，劉佈置自衛陣地，聶則帶人去喊話，向對方宣傳紅軍的主張。陣地匆匆佈置好，受反動派欺騙最深的羅洪家大部隊伍，已從西南兩面猛衝過來，紅軍勸說無效，忍痛還擊，把對方打退下去，在東面的老伍家，接受喊話，表示願守中立。前面的古基家並派人來和紅軍先遣支隊政治部主任蕭華接洽。他們已經知道紅軍和其他漢人的軍隊一樣，不是自己的敵人，願讓紅軍通過；但由於過去經常遭到大漢族主義者的欺壓受創太深，深恐紅軍也欺騙他們，要求按照古基的傳統風俗歃血結盟，才能放心。劉伯承將軍毫不猶豫地應允了。彝族同胞聽到紅軍的劉司令願和他們的首領結為弟兄，高興得跳躍起來。於是，就在海子邊上，具有歷史意義的動人場面出現了，代表紅軍和漢族的劉伯承將軍，和彝族的古基小約旦，在全體彝族同胞和紅軍將士的歡呼聲中，象徵着兩個民族的團結，親熱的握手為歡。小約旦捉住一隻大紅公鷄，一刀順嘴割去，紅豔豔的鮮血，滴在酒中；兩位異族弟兄高舉酒盅，當天盟誓：「從此結為弟兄互相幫助，如有違背此盟，危害弟兄者，有如此鷄！」

當時，劉伯承將軍曾給他們一面大紅旗和「中國紅軍古基支隊」的光榮番號，並召集全支隊講話，要他們好好團結自己彝族，並團結漢族人民如同家庭一樣，以便打倒中國人民的共同敵人——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大漢族主義者蔣介石匪幫。只有如此彝族同胞才會得到解放，我們要一致奮鬥爭取勝利，我們一定有會面的日子，等着吧！對作戰受

傷的羅洪家，每人發給白洋五元，表示撫慰，並告誡他們，以後千萬不要再受蔣介石匪幫的欺騙。

當天不能前進，劉伯承將軍便同小約旦一同回到大橋宿營，並把這些情形報告給毛主席、朱總司令知道。次日出發，小約旦派他的叔父直送了紅軍一百多里路，在過了千丈深溝鐵圍山出了胥箕灣後，才戀戀不捨地回去了。劉伯承將軍按照預定計劃繼續北進到達安順場，在戰鬥勝利中先渡過了水勢奔騰的大渡河，隨與南岸林彪將軍部隊夾岸前進並奪取了釐定橋，使紅軍全部得以從容渡過大渡河。粉碎了蔣介石匪幫企圖在這條「絕路」消滅紅軍的幻想。這是少數民族同胞對中國革命的最大貢獻。

三、兄弟民族團圓了

這次嘉家來到冕寧談起，才知道紅軍走後，蔣介石匪幫即對彝族同胞殘酷地進攻，聲稱：「非把古基家殺盡不收兵！」彝族同胞從此更加跌入苦難的深淵，青壯年被屠殺，房屋被燒掉，財產被搶光，許多男女老幼被驅逐到荒山野外去受冷受餓。在最艱苦的時候，小約旦總是教導他的兒子和家人：「不要緊，劉伯承會回來的！」蔣介石匪幫並卑鄙、險毒地挑撥彝族同胞內部的情感，唆使羅洪家和古基家自相殘殺，彝族人民領袖古基小約旦犧牲了，戰鬥更加艱苦。但他們並沒有向敵人屈服。他們永遠記住「劉伯承

伯伯」的話：「紅軍還要回來的！」就憑這句話，給他們增添了無窮的鬥爭勇氣，支持他們渡過十五年漫長的陰暗日子。他們像愛護自己的眼睛一樣的愛護着那面寫着：「中國紅軍古基支隊」的大紅旗。

嘉家在招待會上對駐軍同志說：「今天你們真的回來了！當我們知道中國人民解放軍就是從前的紅軍。劉伯承伯伯也回來了的時候，我們彝民是怎樣的高興呀！我們像鳥一樣的穿過叢叢山林，跑來看你們了。」

駐軍同志親切的慰勉他們，中國人民已有了中央人民政府，頒佈了共同綱領，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，再沒有人敢進行民族間的互相欺壓了。彝族同胞內部應該團結，過去因受反動派挑撥離間而種下來的冤仇，宜解不宜結。大家要在毛主席領導之下，好好發展自己民族的經濟和文化，共同建設好各族人民的大家庭——人民共和國。

最後，嘉家告訴駐軍同志：「請把我們來看劉伯承伯伯的事告訴他，也告訴我們久已渴望的毛主席和朱總司令，我們願在他們的領導下，把自己的日子過好。」

無聲的宣傳

徐廷武

航空站的同志們剛到雲官寨（康定以西百六十里）的時候，都住在老百姓家裏，老百姓大都是藏民，他們開始總是採取迴避的態度；向他們借個東西問個啥，不是推沒有，就是說不知道。

而且語言又不通，互相交談起來，不上兩句，祇見大家腦袋一搖，就喊「哈謨歌！」

「（註一）有什麼辦法呢？」

同志們利用各種時機進行宣傳，不論是五月端陽，「八一」或者區裏召開的什麼會，甚至喇嘛寺的跳神，都組織節目，參加表演，扭秧歌，或者通過「通師」（註二）講解些政策。

今年關外一帶豐收，雲官寨老百姓種的青稞、小麥，也都不錯，到了收穫的時候了，如果不趕快搶進屋裏，萬一天下冰雹（這在關外每時每刻都有可能），全家一年的生計就完哪！

「語言不通，但是羣衆關係還得要搞好！」這是航空站領導同志經常考慮的問題。

一天，老百姓聽區裏派人來說，解放軍要幫助他們割麥子。「幫助割麥子？」大家實在有些莫明其妙。「這是怎麼回事呢？又怎麼可能呢？」雲官寨老百姓請一個短工，每天除供吃外，還要兩「批」（註三）雜糧的工資。當然，區裏的人員又向他們解釋說：「解放軍既不要他們的工資，又不吃他們的飯」，但是這更使他們懷疑起來，在他們習慣的思想裏，世界上那裏還有這等事！累得區裏的人員又費了好多唇舌。

經過領導上的動員、佈置，航空站掀起了沸騰的助割運動。每天除必要工作人員外，抽出廿七位同志，組成七、八個小組分配到各家去。可以想像得到，第一天是多麼盤扭啊！老百姓以極懷疑的眼光，注視着同志們的一舉一動；有的還在想：「該不是來調查我們家有多少糧食的吧！」有的還懷疑：「是不是像喇嘛收糧一般，自己割來搶走就是」（註四）？回答他們這些懷疑的，是同志們的滿頭大汗，東奔西跑，割的割，搯的搯，叫他們吃飯，他們不吃，給他們送酥油茶也不喝，回去一看，家裏堆滿了麥子。這天歇工後，老百姓相互碰面就指手劃腳，噁哩咕嚕個不休，不知在議論些什麼，面容看來卻是喜悅的，「語言不通，真是！」同志們心裏這樣想。

第二天同志們還沒吃罷飯，老百姓都搶着來，這家叫幫他割去，那家叫幫他家割去，可把同志們樂壞了。到了麥地，更是嘻嘻哈哈，互相用那半生不熟的語言嘲開了；有的同志想站着休息一下，老百姓祇當催他家裏自己人一樣，要他趕快揀去，鼓舞得同志們連疲勞都忘記了。

八月廿九日到九月一日四天當中，航空站同志們共幫助老百姓割了卅二畝地的麥子，從麥田往家攜了一千多背。雲官寨老百姓的臉上堆滿了笑容，一則慶幸今年的年景好，一則感謝解放軍，這在他們都是夢想不到的。

不久，航空站自己的房子蓋好了，同志們要由老百姓家裏搬出來，老百姓聽到這個消息後，個個愁着臉，可是也知道阻留不了，於是便作了些饌，送給同志們，一定要叫收下，並且囑哩咕嚕說了一大堆，同志們雖然聽不懂，但被那噙着淚的眼眶深深的感動了。

註一哈謨歌——不懂的意思。

註二通師——區裏翻譯的人員。

註三批——據說兩批爲一升。

註四——老百姓每年，要給喇嘛繳糧，喇嘛收糧時，就是在割麥的時候，到地裏自己割來贖回就是。

毛澤東的太陽

吳純熙

——飛龍獻旗記——

武昌警備司令部的門前，響起了一曲活潑、雄壯、優美的軍樂，一羣披着「草爾瓦」，挽着「天菩薩」的西康彝民同胞，燃放着響亮的鞭炮，以滿腔的熱忱，無限的誠意，高舉着兩面硃紅錦旗，向警備部內踴了進去。擠呀，笑呀，鬧呀！「啥子事情發生了，怎麼這樣的熱鬧，」街上的老鄉們在互相追逐着，尋找熱鬧的所在地。「天下共一家」「中國人民共一家」兩面金字的，寫着漢彝兩族文字的紅旗，呈獻在人民解放軍的首長面前，親熱的像兄弟一樣，四隻手緊握着旗綫的兩端，千百對目光凝視着攝影員在那裏鑽來鑽去找鏡頭，三十多個彝民代表來自寧屬各地，有的從一千多里以外趕來參加，對於國民黨反動派血腥統治無限的憤恨，他們早在懷念紅軍，渴望解放，他們說：「在我們看到了共產黨，人民政府的政策後，睡着了，都笑醒了過來，因為我們都是日夜盼望，常常祈求的呀！」軍管會樂文英主任向他們講話的時候，他們歡呼，狂熱的高叫聲